四書經注集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禮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內則〕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封公侯篇〕君在立太子者防篡煞殺同壓臣子之亂也　按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之通稱春秋僖公五年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文王世子周公攝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則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王制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左傳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又白虎通引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引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知諸侯之子亦稱太子也自漢以後始分天子之子曰太子諸侯之子曰世子初學記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四書釋地續孟子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自孟子始發之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

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恐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書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

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覵古莧反

成覵人姓名

〔說文〕成覵齊景公之勇臣作覵

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

〔通考〕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之門人甚尊其師子張卒爲曾子弟子〔廣韻〕魯大夫〔禮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

焉[祭義]公明儀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家語曲禮篇]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方言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定公詳梁惠王）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禮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大戴禮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

[儀禮]斬衰裳[傳]斬者何不緝也[疏]謂斬三升布以爲衰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儀禮]疏衰裳齊[傳]齊者何緝也[疏]疏麤也三升正服不得麤名至此四升始見麤也斬衰極重齊衰稍輕衰裳既就乃始緝之是以斬衰斬在上齊衰齊

在下羅今人謂之襬也襬纚衣也

飦糜也

〔方言〕粥稠者曰館稀曰飦〔說文〕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廣雅〕粥糜饘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周書〕黃帝始烹穀爲粥

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禮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四書釋地續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為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為宗國滕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為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為武王母弟第五人耶祝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眞得其旨矣　按釋地所引前說以同出稱宗後說以尚德稱宗皆與朱子之註稍歧今考史記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郎周公邑考無子管叔既誅之後亦不聞有嗣封者則同母兄弟中莫如周公長矣同出居長而又德尊宜兄弟之國共宗

之也三者合一其義更備

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

左傳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註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以木爲廬也不塗者

不以泥塗飾也苦草也宮之者廬外以幃幃如宮牆禮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幃障

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禮]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問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說文]泣無聲出涕也[禮]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

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

小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朱子集註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合璧事類茅說文謂之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於荒野閒野

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有刺者曰菁茅〔小爾雅〕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紼〔物原〕燧人作綆軒轅因作綿索

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詩生民箋〕四穀秬秠穈芑〔周禮疾醫注〕〔漢食貨志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楚詞大招注〕稻稷麥麻豆〔周禮膳夫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本草注〕八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天象賦注〕稻黍大麥小麥大豆小豆粟麻〔周禮太宰鄭司農注〕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注〕無秫大麥有粱苽〔物理論〕百穀粱稻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左傳定九年貨奔齊請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陽貨親富不親仁將焉用之鹽鐵論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

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周禮地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鄭注此鄉遂用溝洫之法 按鄉遂爲四郊之地高卑原隰不一又有山林間隔難畫井只截長補短計之每夫約受田百畝所謂溝洫亦不過隨地廣狹以爲經界故不言尺寸也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不易歲可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一易休一歲乃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再易休二歲乃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是一千二十四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

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都鄙用井田之法　按都鄙之地在野外皆平原廣野晝以爲井截然整齊溝洫亦定分數以爲經界也故言尺寸也民穀曰鄉遂之地在國中指鄉門以內言遂郊遂郊言遂郊五十里爲郊遂郊百里爲遂遂人所職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都鄙之地在野外近人所職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也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

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受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相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卽本周禮大司徒之說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按公田爲廬舍之說朱子本上諸說爲解而詩疏則云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爲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家私百

畝也此皆諸儒之謬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者也讀禮疑圖亦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宅處民亦有不便處食力之小人就田野可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離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爲煩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違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耶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廬舍也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亦取於便農功適隨簡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環墨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二說皆與註異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

禮書穀梁傳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而以公田十畝徹是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日知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祇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蘇洵謂萬夫之地蓋

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蔡邕曰夏尺十寸商尺九寸周尺八寸其多寡盡因尺之大小步之廣狹而殊

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

諸毉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相友善列子仲尼篇龍子背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空流通一竅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又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

龍子未可謂能論治也

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爾雅釋獸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宋傳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疏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制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爲裘毛詩草蟲經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躓之退後又自踏跋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酉陽雜俎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脇中筋大如鴨

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狼烟直上烽火用之〔瑞應圖〕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埤雅〕里語狼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騈脅搨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又起臥遊戲多藉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藉

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宋饑平公出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漢書〕鼂錯傳農人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債者矣〔羣經音辨〕取于人曰貸他得切與之曰貸他代切

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王海〕禹九州之賦雖曰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歲有豐凶又使之錯出他等之賦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

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

小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集註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也

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

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

[禮]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敎成敎而后國可安也[詩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禮書]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三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于是時也天子則眡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于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于季春者也若簡不率敎出

徵受成以訊馘告凡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養老之禮外饔掌割亨洒正供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大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耆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　按養老之禮有虞及三代皆通行之則庠序學皆可言養也今以屬庠者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言耳又按養國老者皆屬太學養庶老者皆屬小學周立四學成均居中東膠居左瞽宗居右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孟子所言兼指鄉學說與此亦各有別

校以教民為義

禮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按王制

鄉學教民之法大司徒總其政國學教國子民俊之法樂正掌其事又考周禮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治下至州長黨正莫不皆然則校之取義於教亦舉其重而言也

序以習射爲義

〔禮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爾雅釋宮〕東西墻謂之序〔禮書〕鄉射尊于賓席之東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于賓席之東

皆鄉學也

〔禮書〕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會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

學國學也

〔禮王制〕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易傳〕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替入西學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大戴禮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許氏通考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郎學以藏粢曰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曰序商以樂造士曰較 郎校也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北夏序東殷較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辟雍行之侯國曰泮宮也鄉立庠州立序黨立校按王制文明堂位夏之國學名序而不載鄉校之名殷以左右名學而不載鄉學之名周國學名成均而鄉學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亦不專名庠許氏所云又以序屬夏而校屬殷皆與孟子不合意孟子時典籍未亡必有所據今不敢強為之說

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詳大學　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白虎通爵篇〕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何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臣民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日知錄〕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

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

杜佑通典黄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計覈疏井地言其始以地而晝井井田因其田既成井而言之按此即井田之肇端至商而始詳其制也

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陳雙峰曰溝水界也如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徑曰畛曰塗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五里一堠植種木也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槩經而緯在其中

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

（史記田延年傳）誅鉏豪強（漢書食貨志）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張湯傳）鉏豪強兼并之家

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

也

〔周禮地官遂〕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向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自遠郊百里內置六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鄉大夫主之六鄉之地有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焉遠郊外置六遂亦七萬五千家遂人主之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

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禮王制〕圭田無征〔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註〕圭田也趙氏惠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

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鄭注）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不言世祿者勝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名物考周禮地官遂人以彊予任甿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畮萊半之得十二畮半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禮書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彼力有所不逮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

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按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

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呂氏名大臨見論語子張子即橫渠先生見中庸此段見張子行狀即呂大臨所著者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

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 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

按史記通鑑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少典之子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作連山之易故又號連山氏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於艮遂以艮爲首又曰伊耆氏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耕稼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爲醫藥以療民疾嘗一日而遇七十毒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帝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傳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易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按前漢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又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金仁山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今集註乃云史遷所謂殆偶誤而未及改正耳孟子考異呂氏春秋開春論神農之教曰士有當世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

許姓行名也

宋孫奭疏許行南蠻之人

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

釋名屨拘也所以拘足也麻作謂之屨亦謂之屝宋衷曰黃帝臣于則作屝屨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賈子曰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屨大夫素圈屨 席

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

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按漢書藝文志陰陽二十一家內黃帝泰素二十篇醫經七家內黃帝內經十八卷經方十一家內黃帝食禁七卷五行三十一家內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

漢趙岐註陳良儒者也陳相陳良之門徒辛相弟宋孫奭疏陳相與陳辛皆陳良徒弟

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周禮考工記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中直謂庇上句下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庇耒下前曲以接耜

寸上勾謂手所執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倨勾磬折謂之中地（說文）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音雍飧音孫惡平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

周禮天官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人物考）儀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賓始至之禮饔餼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

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

說文炊爨也从火欠聲
公羊傳析骸而炊之

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釋名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白虎通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物原燧人氏始以繩束髮為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纊堯加縭縰周公作幅巾通典服志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見鳥獸有冠角頓音然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春秋繁露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元武貌之最尊嚴者象在後反居首武至而不用者矣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

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詩傳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周禮考工記陶人為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爾雅

甑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呼甑曰鬵涼州曰鉹人物
考釜用之以煮者冶人為之甑用之以蒸者陶人為之

爨然火也

〔說文〕齊謂之炊爨曰象持甑冂為竈口廾推林內火〔玉篇〕竈也〔詩小雅〕執爨踖踖〔傳〕爨饔爨廩爨也〔疏〕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周禮天官〕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注〕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

鐵耜屬也

〔說文〕鐵黑金也〔書禹貢〕雍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管子〕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又〕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

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

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

〔說文〕械器之總名又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禮王制〕器械異制〔周禮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

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

〔人物考〕陶瓦器匠也冶鑄金匠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摶埴之工二陶旊又陶人爲甗盆甑鬲庾冶氏爲殺矢戈戟又有虞氏尚陶〔汲冢周書〕神農作陶〔呂氏春秋〕夏桀之臣昆吾作陶〔尸子〕蚩尤造冶〔古史考〕燧人氏鑄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訓神農爲冶

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

〔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地也〔法言〕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文選靈光殿賦〕洪荒朴畧厥狀睢盱

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

〔易繫辭〕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

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通鑑外紀〕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妒害之心逮後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臥則呿呿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氏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古者民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始教之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藥以療民疾而醫道自此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就避由是斯民安居力食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曰神農氏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皆迷軒轅爲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之 按自盤古以來聖人之所以除民害者不可勝考今據經史所載有巢伏羲數聖人事備錄於此

洪大也

〔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益稷〕洪水滔天

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

（趙岐註）五穀謂稻黍稷麥菽所以養人也
稻黍稷並詳論語麥詳告子菽詳盡心

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

（史記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謂伯翳即伯益賜姓嬴氏（孔安國書傳）益皐陶之子　按古有掌火之官如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爲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皆是也

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

書禹貢九河既道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爾雅釋水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爾雅疏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文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水經注禹治洪水播為九河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池竝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禹貢雖指許商云徒駭在成平漳水即徒駭古之九河竝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合為逆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為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北海郡曰迴河郡南皮縣曰迴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迤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季巡注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

駁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東光有胡蘇亭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般師古注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通典〕德州安德馬頰覆釜二河在此滄州饒安鬲津河在此東光胡蘇河在此樂陵鉤盤河在縣東南〔元和郡縣志〕德州安德縣南七十里鬲津枯河五十里馬頰河平昌縣南十十里馬頰河將陵縣南二十里鬲津枯河棣州陽信縣北四十里鉤般河〔唐書地理志〕滄州清池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德州平昌有馬頰河〔太平寰宇記〕德州德平縣馬頰河在今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枯河在縣北二十里滄州清池縣徒駭河與清池相接樂陵縣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東北流入饒安縣界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與地志云篤馬河亦馬頰也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從德州平昌縣界來饒安縣鬲津河在縣南三十里自樂陵來古胡蘇河一名赤河從胡蘇縣來臨津縣胡蘇亭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古胡蘇河邊〔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于欽齊乘〕舊往來燕齊西道河開東厦清滄縣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水之間有

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瀹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兹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兹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兹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北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按集註九河之名本之爾雅蔡氏書傳則合簡潔爲一河而以爲其一則河之經流然考諸書所載俱有簡河潔河之名且各指其所在則集註之說爲有徵矣

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

書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山海經)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泲水過泲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海(釋名)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書禹貢)浮于濟漯(漢書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地理今釋)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城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按

朝城即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史記所謂禹厮二河以引其河注云其一則漯川者是也首經東武陽歷高唐又北至千乘入海

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朱子詩集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爾雅釋水〕水自汝出爲濆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地理今釋〕漾水出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書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潛流三十里東出桐栢之大復山逕義陽縣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縣與汝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過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於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桐栢山水經言出胎簪山者即桐

柘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
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
至懷遠縣合過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
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
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
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釋名淮圍也
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書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蔡沈書
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門四泉俱導
故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縣今襲慶府
泗水縣襲慶今兗州府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水
經注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
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
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
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
陽分爲九道門九江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曰中江東北至
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
衛北西番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滾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檀口
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嬭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
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爲數十股湧沱南下左抱
成都府西環崇慶府衆流以交會於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
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州

嘉陵江涪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而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釋名】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四書釋地續淮水入江自是孟子一時誤記不必曲爲之解然鄭夾漈已有說曰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通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逮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酉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仁山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海決漢而注之江　按禹貢冀州大陸既作兗州桑土既蠶青州嵎夷既畧徐州蒙羽其藝荆州

雲土夢作乂梁州岷嶓既藝益稷篇烝民乃粒所謂中國可得而食也又書益稷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過門不入之證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張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說文種曰稼斂曰穡

后稷官名棄爲之

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

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下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呑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舜乃命爲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契卒子昭明立　四書賸言中庸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是長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黨序齒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註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史記正義堯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勳蘇軾曰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號

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左傳莊公九年小惠未遍）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

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

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家語終記解篇孔子蚤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弟子皆弔服而加麻

出有所之則猶絰子夏曰入宜絰可也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唯子貢廬于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皇覽孔子塚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外有墻垣環之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禮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禮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旣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夫子相與共立爲師

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說文〕彷彿若似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鶪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正韻〕鴃與鶪同〔詩豳風〕七月鳴鶪〔爾雅〕鶪伯勞〔郭璞註〕似鶷鶡而大〔埤雅〕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故以其音爲名云〔左傳〕昭公十七年伯趙氏司至者也〔杜註〕伯趙即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南蠻　許　大學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詩小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朱子集註〕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說文〕泉出通川曰谷〔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書註〕谷是兩山間流水之道〔詩傳〕上竦無枝曰喬〔爾雅〕句如羽喬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璞註〕楸樹性上竦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詩小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集註]此詩美僖公修廟而作也　戎狄　詳大學[書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爾雅]漢南曰荆州[釋名]荆州取名於荆山也荆警也其民數爲寇逆有道後服無道先强警備之也[穀梁莊公十年傳]荆者楚也何以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莊公十四年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左傳文公十二年]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宣公八年楚爲羣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注]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正義]云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杜註]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易繫詞〕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五尺之童許謙論語六尺之孤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白帖〕羲皇造布〔說文〕布枲織也〔財貨源流〕帛繒也繒帛總名〔禮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疏布以爲衣其麤帛〔爾雅疏〕麻一名枲〔玉篇〕枲屬也皮績爲布子可食〔爾雅翼〕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周禮天官〕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書禹貢〕青州厥貢岱畎絲枲豫州厥貢漆枲絺紵〔禮月令〕仲冬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說文〕縷綫也〔正字通〕絲麻之縷可經緯者〔說文〕絲蠶所吐一蠶爲忽十忽爲絲糸蠶眠爲繭三纖成絲〔書禹貢〕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厥篚檿絲〔周禮天官〕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

待與功之時須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及獻功則受直功而藏之〔考工記〕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說文〕絮敝緜也〔類篇〕緜素曰絮〔小爾雅〕絮之細者曰纊〔釋名〕絮胥也胥久能解落也〔急就篇注〕漬繭擘之精者曰綿粗者曰絮今則謂新者曰綿故者曰絮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

〔演繁露〕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

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

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　墨翟詳後

夷姓之名

按夷之不見經傳論語有夷逸春秋齊大夫有夷仲年邾大夫有夷射姑皆以夷爲姓之不知出自何派莊子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之苑亦此數人之流亞歟

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托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

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稾耜而糾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子節葬篇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斯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

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詳大學　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

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釋名]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匐伏也伏地行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按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狸而黃善為魅名山記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為狐故自稱阿紫元中記狐千歲為淫婦百歲為美女舊說狐有媚珠禮北斗而變化　埤雅貍從豸從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處焉故貍又類於貓字　陶隱居曰貍似虎斑亦有似貓斑者又一種香貍有麝氣一種似兎而短多棲高木候風吹而過他木謂之風貍一種面白而尾似牛尾名玉面貍

又名牛尾貍專食百果又有晝伏夜出金眼長尾黑質白章尾九節名九節貍性狡而捷好捕鼠抱朴子狐及貍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爲人形酉陽雜俎蠅其類有倉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青者糞能敗物巨者頭赤如火赤頭者號爲景跡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從繩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云蠅扇醜也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蒼蠅多生於榆桑閒以葉作房久則小蟲脫爲蠅或曰茅根所化其色正蒼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漢書藝文志世歷三古孟康註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周公下古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

詩大雅實墉實壑莊子天地篇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按壑是受水處之總名此指山水所趨言壑之小者也告子四海爲壑壑之大者也

蚋蚊屬

按說文蟲齧人飛蟲從蚋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埤雅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雨而生與蚊實異又云蚊

有昏而盡蠅成而於朝蚊成而於昏古今注云呼蚊蚋爲黍民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

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

爾雅蛩天螻註螻蛄也夏小正㲉則鳴本草一名天螻一名天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

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

趙岐註虆梩籠臿之屬詩傳捄虆也箋築牆者捊聚壤土承之以虆說文籠舉土器一云笭也周禮地官鄉師注梩或云插或云鍬方言沅湘之間謂之畚東齊謂之梩廣韻梩徙土轝也集韻舁車也兩手對舉之車

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廣韻憮然失意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

按書舜典汝作朕虞周禮地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田澤之野植旌旗以屬禽即虞人之職但彼係掌山澤此則守苑囿耳說文植木爲苑築土爲圃

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亦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

按左傳史記趙景叔生鞅是爲簡子一名志父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謀王室也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鄭子太叔見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十年遂入敬王於周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晉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諸晉侯乃執樂祁十一年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歸樂祁晉陽貨來奔簡子受賂厚遇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曰血脈治也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來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爾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命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見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
見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
君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
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十
四年簡子圍衛報夷儀也衛人懼貢五百家簡子命置之邯
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將作亂攻趙氏董安于聞
之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首禍者死爲後可也
荀躒言于晉侯請逐范氏中行氏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
爲請晉侯許之趙氏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八年趙氏圍范氏
中行氏于朝歌中行子奔邯鄲十九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于戚鄭人擊簡子中
肩衛太子蒯聵救之以戈鄭人北獲齊粟千車既戰簡子曰
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
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齊三
十三年衛太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趙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衛侯辭
以難簡子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有臣曰
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
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不如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晉出公十
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立是為襄子

王良善御者也

按王良左傳作郵良又作郵無恤國語作郵無正字伯樂左
傳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遇於戚郵無恤御簡
子衛太子為右既戰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
上也駕而乘材材細小横木也兩靷皆絕國語趙簡子使尹
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
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郵無正進曰昔先主
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
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型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
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
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
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
及此難夫尹鐸曰思難而懼思樂而喜人之道也委土可以
為師保吾何為不增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
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悅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
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淮南子昔者王良造父
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

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樂道馳

驁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

嬖奚爲予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

〔說文〕朝旦也〔詩傳〕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爾雅〕釋詁晨早也〔說文〕早昧爽也〔詩〕小雅〔注〕夜鄉晨〔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　按晨即淮南所謂晨明食時即淮南所謂早食

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周禮〕保氏〔注〕鄭司農云五馭有逐禽左〔賈疏〕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詩〕小序〔注〕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

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爲朱子集註同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

〔漢趙岐註〕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史記列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戰國齊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梁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祝明日張子行犀

首遂之至齊齊王聞之怒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謀齊吾國矣遂不聽魏策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請往燕趙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謂魏王魏王許之郎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燕趙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乃背李從而以事因犀首以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爲犀首遂上天下之事復相魏又犀首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兵者其國易危易用計者其身易窮今公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予我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何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史記列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

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收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使其舍人微隨張儀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得入秦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張儀既相秦苴蜀相攻各來告急惠王欲伐蜀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惠王不聽卒從司馬錯言伐蜀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

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魏哀王於是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伐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懷王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許之張儀歸負楚約楚王大怒發兵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其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復益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割兩城以與秦平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事秦楚王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西說趙王北說燕昭王皆聽儀計願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張儀懼誅乃之魏一歲卒秦策楚攻魏張儀謂秦王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則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秦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楚威王魏兵疲敝恐畏果獻西河之外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爲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四書釋地續門郎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不知婚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邪然孟子此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耳

加冠於首曰冠

禮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義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

元端奠贄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儀禮士冠禮冠之日主人紒音界結髮也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而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

漢書劉向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

以嫁爲婦也詳大學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也

〔禮〕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家語本命解〕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禮〕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人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大戴禮〕本命篇〕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

從之道〔禮疏〕㚣之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
偕伉儷也〔白虎通〕婦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何叔京曰

〔明一統志〕宋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兌受學馬伸鎬從朱子遊所著有臺溪集諸說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廣韻〕否塞也〔易否卦彖〕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

〔國策魏策〕魏文子田需周霄 國策作肖 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乃勸魏王召文子於齊而相之以倍田需周霄又周霄謂宮他曰請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 〔禮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禮〔曲禮〕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音木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白虎通文質篇〕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又公侯以玉為贄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盛省永反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禮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乃命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穀梁〕甸粟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冕於首也

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按此朱子約祭義之文以爲註也〔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

廟之服[禮正義]公桑蠶室謂於官家之桑處而築養蠶之室[說文]繭蠶衣也癸辛雜志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鄭司農註]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賈疏]漢之步搖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其一[鄭司農註]褘衣畫衣也伊洛而南有翬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王后之服刻繒爲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也[賈疏]褘當爲翬即翬雉其色元也[說文]繅抽繭出絲也[孔疏]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禮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諸侯無后有夫人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禮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鄭注]有田者旣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按書傳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奉玉齍小宗伯辨六

齍之名物與其用六齍黍稷稻粱麥苽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太祝辨齍號註云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是也此言齍而不言盛也地官閭師不耕者祭無盛廩人大祭祀則供其接盛饎人凡祭祀供盛此言盛而不言齍也天官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齍盛此兼言齍盛也左傳桓公六年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牲殺牲必特殺也

禮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周禮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供奉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左傳桓公六年隨季梁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又考儀禮有特牲饋食之禮註云此諸侯之士祭祖禰用豕也有

少牢饋食之禮註云此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也〔禮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諸侯元冕以
祭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周
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元冕公之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
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
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
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司農註〕自公之袞冕至卿大
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皆元冕而祭於
已〔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
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朝服用緇布衣素裳緇帶緇
韠元端即緇布衣也餘宜與論語端章甫考參看〔禮月令〕季
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黑黃蒼赤莫不質
良以給郊廟之服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國語〕王后親織元
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皿所以覆器者

按說文皿飯食之器也增韻盤盂之屬惟此作覆器者講又按器皿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也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也肆師之職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展器陳告備饗人掌祼器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尊下臺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侯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禮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按犧牲不成三句指諸侯說牲殺器皿二句指士說今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備考之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前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

〔禮曲禮〕宦學事師〔注〕宦仕也〔左傳〕宣公二年靈輒曰宦三年矣〔史記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

胥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晉書傅咸傳〕楊駿專政咸與駿箋諷切之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

按詩鄘風北門室人交徧讁我曲禮三十曰壯有室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是男以女爲室也詩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召南行露誰謂女無家是女以男爲家也

妁亦媒也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再嫁者也入子媵妻不聘者也禮坊記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國策燕策蘇代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

〔說文〕貿易財也〔五經文字〕貿經典相承隷省作貿〔爾雅釋言〕貿市也買也〔詩衞風〕抱布貿絲〔易繫辭〕交易而退

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人物考〕周禮冬官梓人有三一爲筍虡一爲飲器一爲侯匠人有三一建國一營國一爲溝洫輪人有二一爲輪一爲蓋

輿人爲車趙氏悳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梓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物原】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石甃桀臣昆吾作瓴瓦舜作牆周公作甓【古史考】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正韻】墁牆壁之飾也【書】梓材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蔡傳】塗墍泥飾【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韓愈】圬者傳吾操墁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墁以嬉

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稱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遂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不可不誅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顔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燕策燕王使蘇子於齊謂齊王曰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豫使侍屏匽井厠也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齊王遂興師伐宋三覆宋宋遂舉按四書釋地云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杜氏釋例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係之赧王二十九年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于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似太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

餉者爲仇也

按路史葛少昊後嬴姓國在河內修武有葛伯城葛伯墓地理志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因之而譔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曰爲鄰今考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古蹟卽古葛國似較前說爲長又按亳有三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正義云湯卽位南亳後徙北亳今按一統志寧陵縣葛城在歸德府城西六十里商丘縣亳故城古蹟在歸德府東南四十五里二邑相去僅百里故能遺之牛羊且使民往耕而饋食也然則此章居亳定以南亳爲是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趙氏悳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考趙註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也隋書煬帝本紀成湯二十七征　按七或二字之誤今並無可考

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

周臣者匪與篚同

三禮圖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蓋儀禮書儀禮疊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餞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苜芋可以代肵俎可以實黍稷肆盛師大朝覲佐儐其設篚藝此篚之實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於甕簋實實於筐而篚者筐屬也其用以實簋實宜矣鄭氏以篚為筐字之誤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答說文云篚如竹筬筬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玄黃幣也

書孔傳公之孤執元附屬之君執黃

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

天休命（易大有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書武成俟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

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

按今書文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漢制考太誓曰我武惟揚注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今之尙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

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

通鑑綱目康王爲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温

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尙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

〔萬姓通譜〕宋戴公之後以諡爲氏不勝宋王偃時臣〔荀子解蔽篇〕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

齊語齊人語也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四書釋地〕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公十年又敗諸莊哀公六年戰於莊卽此莊也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反陳於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

王相百家姓箋註薛系出任姓黃帝裔孫奚仲爲夏禹正封之薛歷夏商周世爲諸侯後世子孫以國爲氏趙有薛公宋有薛居州萬姓通譜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閑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

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上聲内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呂氏春秋尊賢篇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於卜子夏下賢篇文侯往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我賞復責我禮毋乃難乎居

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秦君遂按兵不敢攻　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垣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式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　史記魏世家魏桓子之孫曰文侯都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文侯立二十二年列為諸侯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　史記集解段干魏邑名本蓋因邑為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

泄柳魯繆公時人

泄柳魯穆公　並見上篇　說苑穆公問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徵國君之榮也

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 惡去聲 瞰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諂笑强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說文〕肩髆也从肉象形〔廣韻〕項下曰肩〔正韻〕膊上曰肩〔六書故〕肩本曰肩〔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

〔說文〕五十畝曰畦〔離騷〕畦留夷與揭車兮〔莊子人間世〕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

論語邢疏臧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

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爾雅〕蛇屬紆行〔埤雅〕蛇以眼聽〔草木子〕蛇有水草木土四種〔合璧事類〕蛇本毒蟲有無毒者本鱗蟲有無鱗者身本向下亦有向上生者又有蝮黃頷尖口毒最烈有虺形短而扁毒不減蝮有玉帶小蛇也有蟒蛇中最大者有螣蛇龍類能興雲霧又有浮游水上不傷人其名曰蛇婆 龍詳中庸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

〔易繫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詩大雅〕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路史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人無妨物之心物亦無傷人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據此則堯民遭洚水距去太古之風猶未遠也

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按說文洚水不遵道也洚大水也玉篇從夅者下江切從夅者胡貢切二義施此並通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

集韻澤生草曰菹讀思邪切

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

史記夏本紀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又帝芒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又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殷本紀〕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閒暴雷震死

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

〔說文〕樹果曰園樹菜曰圃養禽獸曰囿樹桑穀為苑〔周禮天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囿御苑也游離宮也〔詩正義〕有藩曰園有牆曰囿〔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淮南子〕湯始作囿以奉宗廟鮮犞之具〔公羊傳註〕草棘曰沛〔周語〕澤水之鍾也〔風俗通〕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為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之身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平聲相去聲

〔漢趙岐注〕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　按趙以三年屬誅紂孟子雜記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一句君指奄君也集註未有定解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

〔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路史〕掩卽奄郁也兗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弇中〔地理今釋〕在今山東省兗州府曲阜縣境〔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作多方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按上兩說則伐奄乃成王時事與孟子作周公相武王者不同

飛廉紂幸臣也

史記秦本紀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帝大戊使御而妻之其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其元孫曰仲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幷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作石槨于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飛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先華其族死遂葬于霍太山四書釋地續皇甫謐云河東彘縣今霍州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祀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冢皆與秦紀文合而不言海隅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不可考矣元和郡縣志絳州龍門蜚廉故城在縣南七里　按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是先有一蜚廉也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

按漢趙岐註五十國皆與紂共爲亂政者今考汲冢周書世俘解武王克紂薦俘之後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晉孔晁註憝惡也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則孟子所云滅國五十蓋爲近是　虎見論語說文豹似虎圜文潛確類書豹有數種尾赤而文黑曰赤豹又有元豹黑豹白豹其爲物往

而不反故曰豹【廣志】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不忘本也【博物志】
豹死守窟【爾雅】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鵂處必有之形
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
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亦有一角者【交
州記】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
角者山犀也在頂上者謂之頂犀鼻上者謂之鼻犀犀有四
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鉤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
紋細粘犀紋大而勻【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
革差劣於犀兕故兕甲六屬滅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抱朴子】通
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欲往啄至輒驚郤故南人名
為駭雞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
三尺可得氣息水中【春秋運斗樞】搖光之精散而為象【格物
論】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耳鼻俱下垂牙亦長丈許
鼻端有爪豬目睛黑肉兼十牛六十歲骨方足如惡犬【廣
志】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俯頸不可
回口隱於頤去地甚遠運動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於鼻
將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卻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
以開合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物即就
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
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
雖臃腫而甚捷交趾出象處曰象山牧者謂之象奴又曰象公
【交州記】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肉兼十牛

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蓋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冥應其理抑有不可推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其虎肉二月建卯則膽在其兎肉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其牙生花必因雷聲〔字說〕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

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鈌壞也此一治也〔蔡沈集註〕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君牙臣名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　按春秋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僖公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公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公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凡臣弑君者二十一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凡子弑父者三又左氏桓公二年傳云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又左傳隱公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莊公十四年鄭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三十三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閔公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公二十四年晉重耳使殺懷公于高梁文公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襄公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哀公四年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十年齊人弑悼公凡被弑而春秋所諱或以疾赴而未書

者十有二通前爲三十六也又哀公十四年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事在獲麟經筆以後故不入三十六數之中　東遷事詳雜書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感精符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玉海春秋孔子約魯史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之也十二月而爲名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旨博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胡氏曰

胡氏名安
國著論語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按惇典集註作厚典避宋光宗諱也今坊板皆作惇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按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隱公在位十一年桓公在位十八年莊公在位三十二年閔公在位二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文公在位十八年宣公在位十八年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定公在位十五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絕筆計共二百四十二年也

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按以上朱子節引胡氏春秋傳序今錄其全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明著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明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蛇龍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賊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行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

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詞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旣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莊子釋文〕楊朱或曰姓陽名戎字子居〔莊子雜篇〕楊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楊子居不答至舍膝行而前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列子楊子篇〕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芸而言治天下如運掌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又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

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二人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閒同師而學仁義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而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執是執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于水勇于泗搖舟鶩渡利僕百口裹糧執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執是執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為無得喪子遊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又揚子之弟布問于楊子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曰去曰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天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順逆信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直矣慭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勤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親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得之又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

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此四者畏鬼畏
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
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命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身適足以危身義
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于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

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

〔呂氏春秋注〕墨子魯人〔史記注〕宋之大夫〔通志氏族畧〕墨台
氏所改〔墨子所染篇〕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
黃則黃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
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兼愛篇〕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
所自起亂起自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
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
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
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
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
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
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

侯各愛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惡施不孝惡施不慈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國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漢書鄒陽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史記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國策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維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悅之史記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亂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

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佛氏詳中庸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旣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 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

戰國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閒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得罪臣父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唐蔑將而拒之兩軍相當六月而不息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備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史遺〕陳仲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熟於就名者必先命豬於附利者必先淡雞犬為天下賤者恆見也威鳳為天下貴者不恆見也今子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行子行蹟矣吾與子今且灌園於齊之野乎身辟纑仲子織屨甘苦順逆無所取子於人其兄戴憐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

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求也名不出於閭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於齊其妻愧悔終日拮据求善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恥之然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其兄自外至曰仲子鷄鳳也奚至與螬蟲爭食也仲子果瞅其目而對曰人至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而不得一取人世所棄之食乎其妻曰仲子如目無見何以即知井上之李也仲子色沮後竟餓死於齊或云孟子至齊至趙威后時已八九十年恐又是一仲子

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路史國名紀〕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太平寰宇記〕於陵故城在長山縣南二十五里〔四書釋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婦所隱處鄭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仲子隱處計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名物考〕爾雅休無實李痤接慮李駁赤李桃李醜桃棗李曰疐之〔埤雅〕素問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從子性難老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李〔本草〕李根治瘡服其花令人好顏色凡李實熟食之除固熱調中其皮水煎含之治齒痛

螬蠐螬蟲也

〔爾雅〕蟦蠐螬〔方言〕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蠀〔論衡〕蠐螬化爲復育復育化爲蟬〔別錄〕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宏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駛於腳〔通志畧〕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蠐螬又名肥蠐言其狀肥燥濕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而去

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

按說文巨擘大指也引此句爲證

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

〔爾雅〕螼蚓〔古今注〕一名蜿蟺一名曲蟺江東呼寒蚓又謂之歌女亦謂之鳴砌能應時而鳴又或名螼螾又名寒蟪又名

土龍又名地龍[埤雅]蚓字一作螾蓋蚓達於寅故從寅善長吟於地下穴居首陽向下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傳云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物[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同穴爲雌雄有一種白項其老且大者也本草其㙲如丘故名蚯蚓禮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蚯蚓不出宴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名物考]黃帝時見大蚓知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

廉也

史記索隱盜跖柳下惠之弟正義跖本黃帝時大盜以惠弟爲天下大盜故放古號之曰盜跖莊子雜篇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爲人心如涌泉意若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其言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又曰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窮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跖之徒嘗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跖暴

戾以壽老而不死夫是謂之賊云　按莊子又載孔子往說盜跖盜跖怒折之詞甚鄙陋今皆不錄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漢趙岐註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釋名辟分辟也纑布纑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

〔史記索隱〕陳仲子齊陳氏之族〔郡齋讀書志〕孟子十四卷宣和中席旦刊石其中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頞不可勝計

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漢趙岐註〕仲子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　蓋詳公孫丑

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

〔爾雅釋鳥〕鴐鵝野鵝今之野鵝又舒鴈鵝今江東呼鵝爲舒鴈取其自然而有行列〔埤雅〕鵝頸如鵝鵝額如瘤江東人呼鵝爲鴐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兵亦有鵝鸛之陳性頑而傲蓋鵝俛首似傲也鵝伏鵝曰鵝伏隨月說者以爲乳鵝伏卵隨日光所轉𢍜經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鷄見異類拊翅鳴

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

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本禮祭義）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